慈悲與正義 二二八70週年和好禮拜

古倫神父講道

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，

　每個國家都有一段黑暗的歷史。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，它對內對外都曾做過不公義的事。這些不公義的事情應該被揭開或揭露，否則就會毒化整個社會。我很高興能以德國人的身分來向大家分享，如何處理社會裡的不公義。德國有些經驗是成功的，有些是不成功的。我要先從兩個德國的思想家來跟大家分享。然後，再以五個面向來分享「慈悲」與「公義」的主題。

　第一個面向是，這些不公義的事情必須要被哀悼。1968年，德國社會心理學家亞歷山大．米卻利希（Alexander Mitscherlich）曾寫過一本書《無能於哀悼》。書中他批評，1945年德國戰後並沒有認真的哀悼社會上所發生的不公義的事。他認為，若一個社會沒有認真哀悼這些不公義的事，這個社會就會僵化。

　戰後的德國人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投入經濟重建工作。這也是他們想要逃避不公義的事，想用經濟發展將不公義的事掩蓋起來。很多人並未發現到只專注經濟發展，則很多事都會被政治所操縱。

　什麼叫哀悼？哀悼就是必須感受到這些不公義所帶來的傷痛。如果我們真的認真地經驗這些不公義所帶來的傷痛，我們才能透過這些傷痛，進入到我們靈魂內心深處。對於民族來說，也是相同的。我們必須認真地面對社會不公義所帶來的傷痛，然後才能進入到我們靈魂的深處，接觸到對於和平、自由的真實渴望。如果我們拒絕哀悼痛苦，第一個後果就是會帶來社會的僵化，或是會導致自怨自艾的現象。就像德國社會過去不斷地抱怨社會所發生的事，或是不斷指責別人，想逃避自己的責任。

　德國社會戰後對於這些不公義事情的僵化，也導致1968年學生運動的開始。這些學生們感覺到社會上有些事情不對勁。所以就開始發動許多社會運動。我也知道，幾年前，台灣也有學生發現社會不公義的事，為了對抗社會的僵化而發起學生運動。

　就是因為當時的學生運動，德國才開始針對不公義的事情學會哀悼，願意認真體察苦痛，這也導致去年整個德國社會願意以包容的心接納難民，這是一個轉變。

　相對的，在東德，戰後馬上進入到共產黨時代，他們並沒有哀悼在納粹時代所發生的不公義，結果他們的狀況完全相反。如今我們可以發現，他們因為沒有做好哀悼工作所帶來的後果。在東德的年輕人比較有排外的現象。他們不只沒有對納粹時代的不公義哀悼，他們還緬懷共產主義時代的美好。如果只是緬懷或美化過去的時代，並無法帶來生命的能量和力量，只有認真的哀悼才能帶給生命新生的力量。

　另外，一位德國戰後重要的哲學家霍克海默（Max Horkheimer），他在1968年學運時，是一位很有名的哲學家。他曾說，什麼是符合人道精神的公義？就是不可以讓加害者在受害者的頭上得勝歡呼，這些加害者必須被追究責任。二次大戰後，德國也曾發生過不公義的事，有些納粹黨員還繼續留在高官的位置上，特別是法律界及公務人員。

　1989年德國統一後，當時很多東德共產黨的高官也還繼續留在位子上，享有各種福利。受害者會覺得這是加害者還在他們的頭上得勝、歡呼。他們會覺得這些不公義的事並沒有被追究責任或得到懲罰。

　什麼叫做加害者在受害者頭上歡呼？第一，就是他們發現不公義的制度和結構依然存在，第二，就是加害者依然得到好處。所以，很重要的是，我們必須讓受害者的聲音被聽見。基督徒有個很大任務就是必須要讓受害者的聲音被聽見。

　有位德國天主教政治神學家梅茲（Johann Baptist Metz）說，當我們每次進行聖體聖事時，必須要聽到受害者的聲音。我們在禮拜或彌撒中間的十字架，就是要透過耶穌的受苦，讓我們想起受害者所受的痛苦及他們所發出的聲音。梅茲說，若我們能夠記起這些受害者的痛苦，才能讓我們的社會對痛苦有更敏銳的感受。如果這個社會一直排擠或逃避這個社會所發生的痛苦，這個社會就會越來越殘酷與血腥。

　如果我們能夠記起這些受害者的聲音，我們就能為這個社會帶來多一點的人性化。在德國有很多詩人會透過文學作品讓受害者的聲音被聽見。

　第三個面向，我們應該尊敬受害者所受的痛苦，但不要讓他們一直停留在受害者的角色當中。有位瑞士心理學家卡斯特（Verena Kast）曾寫過一本書《揮別受害者角色》（Abschied von der Opferrolle）。他強調，我們應尊敬受害者所受的痛苦，但是受害者不該一直停留在受害者的角色，否則有一天他會成為加害者。

　因為他若沒有揮別受害者的角色，他經常就會散發出攻擊性的氛圍。舉個例子來說，我有位朋友是心理治療師，在他的服務團隊中，有一位女性心理治療師，她一直覺得自己是某件事的受害者，而且一直停留在受害者角色中，結果搞得整個團體亂七八糟。

　我們該如何揮別受害者的角色？在基督宗教的傳統中有三個方法。第一個是耶穌告訴我們，要去祝福那些詛咒你們的人。有人會認為，這實在是過度的要求，根本做不到。但是耶穌的話對我來說，一定是帶來生命的話。我在德國開辦有關祝福的課程。在課程中，我會帶領來參加的人做個練習。也就是在心中找到一位傷害你最深的人，並試著祝福他。有位女士說：「不可能！那個男人傷害我這麼深，我怎麼可能去祝福他呢？」我跟她說：「你先不要說不可能，你先試試看。」然後這位女士就在心裡嘗試，將祝福帶給對方，結果她經歷到很美好的經驗。

　這位女士分享，當她在做祝福的儀式時，祝福就像是一個保護傘，將她保護起來，不再受到加害者對她內心的侵擾。第二個感受是，她可以勇敢的抬頭挺胸站起來，不用停留在可憐的受害者的角色，而主動的祝福對方。

　如果我們只是一直抱怨、自怨自艾的說對方傷害我有多嚴重，不斷的鑽牛角尖，結果就是給加害者更多的權力來控制我們的心靈。祝福並不是要讓我們變成可憐的受害者，而是要讓我們抬頭挺胸的站起來，讓我們能用另一種態度面對加害者。

　第二個方法是透過「原諒」。有些基督徒對於「原諒」很不能接受，認為那樣是在貶低自己，是在別人面前低頭。事實上，「原諒」在心理學上有五個過程。

　關於「原諒」在心理學上的機制，第一個步驟是承認你內心所感受到的痛苦，不要去逃避它。第二個步驟是，允許內心憤怒的存在。其實，憤怒也有一個正面的力量，它能夠讓我們有勇氣跟加害者保持健康的心理距離。讓這個人不會在你的心裡繼續掌控你。憤怒也能夠帶給我們勇氣，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不依賴傷害我們的人，我們可以自己過生活。

　透過第一及第二個步驟，再進入第三個步驟，去認真的分析這個傷害是怎麼形成的。以政治上來說，透過這樣的過程，我們才能客觀的揭發，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歷史事實？唯有了解自己的生命故事或社會上的故事，我們才能夠堅定的支持我們自己。如果一個民族能真的瞭解他們的歷史，他們才能堅定地腳踏實地的站著。

　第四個步驟才是「真正的原諒」。原諒的第一個效果就是潔淨，潔淨受傷的負面情緒，這樣，我們可以從被傷害的負面情緒中解脫出來。第二個原諒的效果就是獲得自由，從對方控制你的權力中解脫出來，把傷害留在對方身上，不要一直攬在自己身上。這樣才能不讓對方在你的內心掌控你。

　第五個「原諒」的步驟是「把傷口變成珍珠」。從個人的層面來看，就是透過我們的傷口，轉變成未來支持我們的力量。在政治層面上來說，「把傷口變成珍珠」的意思，就是幫助受害者找到他們的力量，發展他們的創意，讓他們可以堅定的抬頭挺胸的活著。其實這些受害者有很大的生命力。他們可以促進社會重新發展，是一種新的生命力。在早期基督教會對於殉道者的描述是，這些殉道者所流的血，就是新的生命力的種子。我們也可以對受害者這樣說，這些受害者所流的血，是社會新生命的種子及力量的來源。

　耶穌讓我們看到還有第三種方式，就是不要停在受害者的角色上。從馬可福音三章1-6節可看到，耶穌醫治手枯萎的病人，我們可以將手枯萎的人比喻為受害者。一開始他一直依附著別人而生活，無法自主的處理生活。1945年後，德國有許多受害者還是很恐懼，不敢說出事實。因為他們怕那些納粹秘密警察可能還在那裡監視著他們。我們也可以將法利賽人看做加害者，這些法利賽人緊緊抓住宗教教條不放，監視著其他的人。

　耶穌以四個步驟幫助受害者。第一個步驟是，耶穌跟這人說站到前面來，勇敢的站在加害者的前面，抬頭挺胸地面對這件事。第二個步驟是，耶穌問這些加害者一個聰明的問題，讓這些加害者無法展現他們的權力。這是個激進的問題，讓加害者無法回答。也就是在安息日到底要做好事還是壞事？在安息日到底是要救命，還是害命的問題。耶穌暗示加害者說，你們躲在道德教條的後面，其實你們就是在害人的命，在暗處害人的命。這些加害者聽到這句話，心裡就產生不確定性，不敢反駁，也不敢回答。

　耶穌就一個個看著法利賽人（也就是加害者）。耶穌怒目地看著加害者，這種生氣的力量，可以幫助耶穌與他們保持距離，不懼怕他們，勇敢的做他應該要做的事，同時耶穌也用悲傷的心看著他們。

　在希臘文「悲傷」的意思，就是用同理心、同情的眼光看著這些人。同情這些人的心裡為何那麼剛硬，做這些壞事。他以同情的眼光看見這些人內心的殘酷和刻薄，同情他們怎麼會變成這樣。我們可以想像耶穌伸出和好之手，他帶著悲傷的眼神想跟他們和好，只是耶穌帶來和好的動作並沒有得到接納，這些法利賽人卻進一步想要害他。

　第四個步驟是，耶穌跟受害者說：「伸出你的手來。」不必等待加害者道歉或回頭，你自己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形塑這個社會及你們自己的生命，不用等別人。

　第四個層面是「慈悲」與「正義」。在真福八端裡可看見這兩種不同的態度。在揭露歷史事實時，必須要兼顧這兩種態度。在聖經中，對於「仁慈」有四種不同的解釋。第一個是用「母親的懷抱」來解釋，意思是母親一直等待做錯事的孩子回頭。

　第二個是「同情」，對於別人的痛能夠感同身受。我們對於受害者的痛苦要能夠同情，同樣的，對於加害者內心的糾結也要能同情。

　第三個是「憐憫」，也就是是主動的同情所帶來的行為。這裡講到仁慈的工作及仁慈的行動。也就是中世紀所說「仁慈」的七個善工，透過仁慈的行動，也就是社會福利工作，讓社會變得更人性化。這樣的行動其實也具有政治意涵。第一，一個帶有仁慈與憐憫的說話方式。今天的社會其實都不是在講「仁慈」的話語，通常都是講攻擊性的話語，或是讓別人受傷的話語。彼得三次不認主，一個女僕跟彼得說：「你的口音洩露了你」。其實我們的話語也會洩露我們的內心。以前的教父曾說，我們是用話語來建造房子。到底是要建造溫暖的房子，讓所有的人住在這裡，還是要建造冰冷的房子，讓所有的人都跑開？

　第四個仁慈的意思是「同理心」，可以感同身受。耶穌說，「你們要對別人仁慈，就像你們的天父對你們仁慈一樣。」我們的天父是一個有同理心的天父，是個能夠感同身受的天父。祂同時可以感受到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痛。

但是在憐憫與仁慈之外，也必須要注意正義與公義。公義的三種意涵。第一，柏拉圖將「公義」看成是個人的美德，也就是要合宜對待自己，也要合宜的對待別人的尊嚴。

　第二個層面是「社會公義」，這是屬於國家的任務。聖經說，凡撒下公義種子的人，才能收穫和平。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。這對於家庭、公司與社會來說是很重要的。我們的使命是必須要創造出社會的公平。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在人類社會中是不可能有絕對的公義存在。所以，耶穌才說，你們要不斷渴慕追求公義。

　第三種公義是「帶有懲罰的公義」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設立制度，追究加害者的責任，還給受害者一個公平。懲罰式的公義，同時也必須要注意到「慈悲」和「憐憫」，才不會讓處罰變成報復。處罰的目的是希望被處罰者可以變好。報復的意思就是以暴制暴，它並沒有辦法帶來任何的改善。

　如果只講「憐憫」和「仁慈」，有可能只會掩藏事實。公義卻可以幫助我們揭露事實。其實耶穌在聖經裡所講的「仁慈」，也帶有揭露事實的意義。但他是以「光」來比喻。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13節說，「當一切的事被公開，真相就揭露出來了，因為凡顯明出來的就是光。」耶穌以一幅圖象讓我們看，如何連結公義與仁慈。他說，「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；我們要成為世上的鹽。」鹽代表公義。

　 鹽有四種功能，第一，它可以潔淨東西。這個社會必須把不公義的事情潔淨了。第二，鹽可以妨止東西腐化。如果我們將食物或一些東西掩蓋住，它們就會逐漸腐爛。第三，鹽可以讓菜的味道變得更好吃。如果這個社會有公義，這個社會的味道才會變得更好。一位東德的富勒牧師（Christian Führer），他在前東德時期，每週在萊比錫的尼可拉教堂主持週一禱告會，後來變成有名的「蠟蠋革命」，這也導致東德政府的垮台。他曾說，耶穌告訴我們，基督徒要成為世上的鹽，不是成為世上的奶油。不是在裝飾這個世界變得甜甜的。

　第四個鹽的功能是讓人與人連在一起。在德國婚禮的習俗，祝賀的人會送鹽巴給新人，這代表結盟的意思。這表示新婚夫婦兩人的結盟是可以維持長久的。

　「光」象徵著仁慈、慈悲。意思是不要把揭露事實變成為一種仇恨。而是把耶穌基督的光和溫暖放進被揭露出的事實中。等一下，我們會有個儀式就是點燃蠟燭，也就是要讓我們經驗到「仁慈」所帶來的光。

　最後，我建議可以有個「全民的哀悼日」或紀念日，來紀念所經歷的事件。在德國有「全民哀悼日」。它的功能是希望全民一起哀悼這個不幸的事件，讓受害者的苦能被聽見，能夠被尊敬。透過「全民的哀悼日」的紀念，可以讓受害者知道他們所受的苦沒有被忘記，並且是被尊敬的。很多受害者是無名的受害者，他們在歷史上並沒有留下名字，但是在「全民的哀悼日」，可以讓人感受到他們的名字是會被上主所記念的。「全民的哀悼日」的目標是我們願意紀念這個痛苦，願意接受這個痛苦的存在，並希望走向和好。

　和好不能用任何道德的呼籲來做，最好不要用語言來呼籲。心理學家榮格說，最好能夠透過儀式，儀式才能觸動受苦的心靈深處。

　我要以德國兩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。在我的修道院附近住著一位德國新教徒的侯爵的後代。這位爵士在戰後的50年代發起了一個組織，專門做和好工作。這個組織曾到過以色列，向猶太人道歉，跟他們做一些和好的儀式。另外也到了一些被德國迫害過的東歐國家。在和好儀式中，他們會帶著鹽巴並且點上蠟燭，他們會站在加害者的身分做和好工作，這些受害者接納這些道歉，這樣才能夠有完整的和好。這個組織也曾經到過到捷克、波蘭等東歐國家。

　第二個例子。1941年，我的修道院曾被強制解散，當時是由烏茲堡省的納粹省黨部總主委來主導這件事。戰後這位總主委馬上就自殺了，他也殺了自己的太太及女兒，但是有一個女兒因為剛好不在家而存活下來。主委的孫子覺得很奇怪，因為母親從來都不提祖父的事。後來他發現原來祖父是納粹時代黨部的重要人士。於是他就主動找修道院院長道歉，做了一個和好的儀式。

 當然，這些和好儀式若能由加害者主動來做是最好的。但是，從耶穌醫治手枯萎的人的比喻來看，受害者也不用等待加害者主動，受害者也可以採取主動，做一些正面的事。這些受害者可以想出有創意的方式。有些年輕人並不是直接的受害者或加害者，他們其實可以發揮創意，來創造一些和好的儀式。這不需要是大規模的儀式，這也可以在幾個家族中發生。

　教會其實扮演一個很重要的監督功能。教會可以站在守護者的角度，讓不公義的事被揭開，但是也要兼顧慈悲與公義，不要讓它變成報復。教會可以發展出和好的語言。

　天主教和長老教會的共融禮拜就是個很好的見證。今年也是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。我很高興今年在德國的紀念儀式，是天主教和新教一起舉辦的。其實，這兩個教會都有很多值得哀悼的歷史。在宗教改革時代，路德其實是希望在教會內能夠有所改革，但是很可惜在教會內的對話失敗了。因為與路德對話的對象不是用平等的語言，而是以權力的語言跟他對話。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歷史教訓，我們若能夠以一個對等的語言來對話，就必須站在同等的高度來對話。如果你只是以高高在上的權力，或自以為是的態度來對話，是無法有成功的對話。

　我希望有天天主教與基督教雙方教會的對話，可以成為社會的典範。可以讓受害者在社會所埋的寶藏，能透過我們雙方教會挖掘出來。將充滿慈悲的光照進社會，讓我們能夠看到真理。讓這個社會能夠經歷到一個和解的生命。讓新的生命得以開花結果，成為這個社會的祝福。